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Gray Scale

C

Y

M

Kodak
LICENSED PRODUCT



新潟富史

完

76

3111



買賣皆不

蘇富田氏

其日...

...

76
3111



不許賣買

新軒居士書

新瀉富田史

克己塾藏

昭和九年九月九日 購末

序
新軒居士書
於而具宿至與長
喜顏
乃身由在
先求活
不能正賦
梅胡
平白

云至天屬壽山師。美酒
贊詩釣。老老自能我
然車。孰得子老風情。
後得。可也。而我誠可
亮也。亦為名。出月。以
將窮。雪盡。和首。與諸
子。講經義。深業之。作。

煙生。唯親。細酌。身後。之
真。動筆。從。思。記。必
間。見。代。梅。花。之。賦。後。之
賢。見。古。領。彼。之。可。也。而。情
我。可。亮。往。子。誰。大。野。昭。純
小。島。之。索。古。并。一。報。德
白。并。時。中。石。回。青。法。味。方

主國。屬有竹人。經有山口也。
安以三束去

下於軒老人識

若怡生書



新戶富史

江戶痴人 静軒著

越之為州東南皆山西帶海而北走所謂沃土千里
百二之國米山嶺自海崛起橫絕州之中央嶺北隔
十數驛彌彥角田西岳屹立聳空阿賀川自奧來信
濃川自信至聞信濃川合八千八水到新戶而入海
新戶原一沙嘴舊稱船江桑海之變沙漸隆地漸拓
明曆年間民棄原村徙焉原村今不詳其野當時開莽者三
氏曰齊藤曰宮川曰伊藤伊藤氏今絕太平之澤被及海
隅人戶漸密生齒漸滋万治年中開渠控信濃川豎

三橫五以界坊，船隻之便四方，往還坐而達，街南為頭北為尾，五道分達，西一道曰寺坊，以佛刹櫛比也。其東一道曰古坊，此為驛路，又東二道曰片原，曰新坊，或曰本坊極東一道曰他門坊，凡三十餘他門，東北隔渠得二洲，曰捺林，曰毘沙門，人戶通計一萬，寺坊之西瀕海有村，曰寄居，負龍堆出堆，即海佐渡島可撫矣，是此港之槩略也。

古坊除四而二三五六皆妓館也，錚々者聚居為屋宇寬宏，華潔壁間掛寶軸，爐上裊香烟，繡幙深垂，錦褥疊堆，視之都下不甚讓步，方今色藝並選

歌妓居貴，準京都祇園之式，售藝色從，乃非豪農鉅商則不肯定情，以故眾妓自立，其下風不能抗禮也。雖然，有意氣而名躁者，執本位不敢降，云次錚々者住熊谷坊，不主歌曲，多接船客，卑屑妓所聚，曰脫奔小路，略與江都稱切肆者同格，他似娼而非者，曰被薦似孀而非者，曰後家，聞昔者無有娼妓，寡婦無依者陪酒奉情，是為土妓之起本，今則後家殆絕，種世所謂八百八孀存名耳，鄉典不使被薦，穿美服，後家則剔眉別之，八百之稱今不詳其由，或言取諸八千八水，或言不過稱數之多。

與呼菜肆曰八百同或然矣妓淫商為重典衣飾
一新壽儀之費槩上百金云

燈節

漢土以三元正月七月為燈節趙宋之世殊重之而
正月最盛皇朝張燈單用七月絃照祖先冥途蓋
出於浮屠氏蘭盆之說而與漢異義江都吉原街彩
燈雖起於妓狂瀟之事亦緣蘭盆之義諸方海口闢
燈稱港祭新元燈節是也亦用七月自朔至七日每
坊製一大燈爭出新奇數人舉棹播鼓取勢闔肆廢
市設金屏風鋪紅氍毹排宴觴客晝閒用山棚代燈

夜分殊雜道人影闐街鼓聲真天所謂不夜城燃石
技之燈欠五更之眠第七日盡集衙門外遂循行坊
閒出海濱而罷至濱則天明

盆踊

燈節既過其十四五六一連三夜男女混雜團索舞
蹈蓋昔者諸州皆有之而越最盛遂到今不廢各裁
新衣爭美粧束紅聯紫翩結隊競舞雖不如演戲乃
衰盡態其揮手扭脚履矩合節千亦一身石亦一態
堪取賞觀謳亦不過一曲節美音者一人為引大家
從和千亦一喉万亦一腔歌有數種其一曰御祭渠

兮白山祠家業覆兮上窮時土音極淫所謂桑間能
蕩人心邂逅相遇適我願采唐於其間者多冶遊之
子必携狎妓往鴛鴦顧步迷蝶雙飄衣同其色以照
嬌奢土俗之習不止幼穉少年爺亦狂婆亦顛連僧
連祝恙心也似莫不入溺貧不能爭美者俗而臂袈
裝僧而飄長袖或負筠篲或被藁薦奇怪百出箇々
取笑那邊舞罷這邊謳起矜色取重者坐宴不出酒
酣矣熬不過亦投袂而起七十四橋將蹋頭三十餘
坊危顛覆

古坊

越多生女而多美蓋以其土位陰也妓女溫藉略
似京女郎而粧色則學江都歌曲亦然溫而無妬
縱情客薄倖此則與江都及捉負心加呵罰典衣
領送情實無有也某言越女美則美不堪土語不
雅冊息夫人可予曰西施生于越真妃生于蜀果
知音吐不齊魯吳王猶比國明皇亦覆天下舌豈
害色乎
聞妓厭客推病而去鴉母冷值不呵予曰其職亦
由天不共何然某曰未矣他方娼妓或受身值不
送情意使客通夜抱後庭較之乎初推病孰非士

素餐不如農食力。予曰善。
妓之母大槩假母真母亦有之聞前尹惡其教倫
下令禁售親生之女是固道理雖然方俗之結習
有理難推者聞奧羽之俗十家生兒九家溺之既
育伯仲雖富戶亦不洗叔季國主給俸仍不能禁
之豈不理難推乎越俗與之及處女受胎雖不知
其所私為誰亦必舉之以故不唯多女男亦多按
越人專奉佛慈仁戒殺之所致弊然則佛之利益
亦大獨怪其俗毀父母靈位一心唯念彌陀是亦
教倫之大者比售親生之女不更可惡乎一美一

惡俗尚之結難解者世蓋多矣故曰禮從俗
世界之大何事不有不止售子售妻亦有崔氏教
坊記云蕪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逐者五奴
輒隨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飲酒五奴曰但多與
我錢喫鎚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為五奴
又自蕪始
銀燭吐光金盤逞色玉膾交陳珠蓋雜排紅膏次獻
傑味香鮮又薦淡羹傾金樽飛兕觥粉頭圍繞幫閒
笑調絲聲動鼓韻鼓筒粉頭揮扇起舞纖腰柳裊彩
袖鸞飄鳥趨鶴驚旋轉迴翔嬌媚盡態正是天魔踏

彩降洛妃破波跳客喝采不已洗爵更酌鶯喉復轉
鼙鼓再响客既爛醉了鬢扶起方纔倒寢快送清涼
水旋圍金屏風妓言別來何濶今日甚風吹送客言
前月領下編戶爭事頑不伏教耽閣度日何等晦氣
又遇暴漲突壩督人夫急加修理功始竣又接府檄
至遽率小里正等星馳參府何思獻金之報準士格
許双刀他照銀兩多寡賞賜有差拜恩歸大開壽宴
饒客何等混雜慶幸雖大疲困亦甚所以不得空妓
言這等改呼汝府君盟果不冷奴家亦叫太太客言
休題冷字或遲一日必定拜汝夫人互預取重勿輕

忽視事妓起剔燈照得壁間幅軸現出數行文字來
客言誰墨舉眉讀過詩云

八千餘水合走洋七十多橋分界坊人居稠密何
熱鬧商帆輻湊自四方絲聲鼓韻際晚裏歌吹之
海脂粉鄉嬌摸嬌樣嬌紅粧坊中多半是女郎就
中有種老娼妓所謂八百八家孀孀婦淡粧娘濃
抹嬋妍鬪媚綺羅香洞房春暖鴛鴦被流連莫箇
不倒囊誰憐老客情境冷且呼一盃潤枯腸孤枕
支醉夢易驚絲聲猶攬月三更

客叱言老賊未先漫費紙筆不唯墨迹拙惡詩亦生

疎不堪觀也。彼嘗因著錮仕途，貧困難支，就食四方。浮薄結習，老不除，弄筆猶嘲人，抑可惡矣。豺虎不食，天投之，於有北北地，寒氣利害，想他能堪否？猶可憐。妓落籍多，得之於豪客，被拉去收山莊，則已矣。或畜之坊內，為外宅妓，騙主言，徒耗衣食，恐真中招罪，不如養阿喬為生理，妾得利路，君亦省冗費。且君得閑來，供具易辦，豈不兩全乎？主依允，而庖客進妓，乃縱意於其所愛，不復抱鬼胎。此亦本所恒例，著為令久云。

孫氏北里志云：多有游惰者，於三曲中為諸妓所

奉養，必號庖客。風間竹人戲作云：
菱花更理舊梳粧，楚々新衣生采光。
庖客誰知來格，夜枕邊燒盡返魂香。

熊谷巷

船向港落，恍噫喲一聲早，拋下鍊錨來。
長年拜船神，罷言万里破濤片，帆無恙，豈不慶福。
顧炊夫言，趁早叫他來，夫領命急下，脚船鑽入渠內。
催督妓某等，率去還艖，只看美人落天，檣帆始春。
桃娉李妹，並堆嬌笑，言各位康健，
萬福長年言，總過一年，汝等面自並多。
生皺莫招媳婦，麼妓言是々既看過數孫兒，子滿

枝多嘲諷閒絲曲競起傾倒盃樽想是粉香惱殺波
臣去暖响搖動龍城來連堂寺井一絕云

港口壽驚捲晚潮魚舟歸處宿鷗飄此間香粉也
為海何事高帆爭擲錨

嗽庵小島氏詩云

將軍柱底粉香生絲竹喧闐月二更一擲休疑腕
力健黃金原比鍊錨輕

脫奔巷

楚夢一場客披衣起妓言急遽胡然客言載送檀客
來繫船守令客還船空豈得不負荆妓言後來方便

必過一夜負心收影莫教納悶客唱諾去會一老人
過妓揪住不放言請吃一盃去老人推辭言去寺供
花非迷蝶也妓言供花亦功飲酒亦德世間何事不
供養不依分說將捉他收門老人拚命脫奔

白山祠

白山祠者新斥土地神也域中極寬祠宇頗宏神柱
表立砌墀砥布神門聳石橋跨其間多松翠影映射
風絃時起信濃川匯祠下而東注海門櫓枝送咿啞
之响棹歌傳于喁之韻芦洲錯出鷗鳥群飛景致可
想矣一庵石田氏詩云

神威鎮土，肅香壇。苔砌塵清，露不乾。幾樹龍松，鱗
勃怒，白山祠域翠光寒。

域內置照夜燈，為行舟之的。舟或誤水路，遊於翠之
殼中也。神燈照萬船，與佛光照十方。一般救濟之船
得登彼岸，神佛之德其可不仰乎。車亭大野有詩云
或訝龍燈湧，却疑星斗降。光明神域裏，一點照千
艘。

白山祭日

江都之候，梅花飄，桃李綻，海棠醉，嬌櫻媚，紅藥吐
丹，取次占春北地。則花信不能應，曆千紫萬紅一

餉簇，羨予謂譬之乎。觀美人彼，則各別充選。此則
一槩供閱，各選宜審。要嫌孤寒，一閱宜熱。不免略
脫，兩全不得。双美難舉，理所然也。顧夫少壯主情，
何嫌孤寒。老大不過娛眼，豈惜略脫。我宜舍彼取
此，老顏情冷者久矣。

白山神祭禮，春三月，夏六月，例並用。十八日，而春殊
熱鬧。觀者自四方集，娼妓盛粧，衣飾鬪美，千艷萬嬌。
結伴往賽羅繖，張碧臘，展鳴玉，步々生香，隊々吐彩。
顧眄翱翔，目挑眉招，賽託名耳。觀者亦然，摩肩疊膝，
爭攔寓目，不暇顧酒滄羹冷也。各自批言，梅何處桃

何艷杏腮可愛，柳腰可寵，指點眼走評，隲魂蕩，豈不把
把万紅玩之於一刻，與此刻論值亦千金使老眼不
勝採東里市島詩云

幾隊佳人蓮步香，白山祠上鬪嬌粧，這回衣帶多
新樣道是江都演戲裝

聞本日妓粧舉體一新，絕不褻皮預裁之於客歲
中紋理染色極費工夫，競取時樣走人京師，託之
織造所以故春欲深，脚力窮日力爭刻，塗之其最
快者賞銀數兩次，照遲速等差給賞云

世人遊越不得不遊新，新亦不得不作

詩聞栢木如亭寓新亦最久，蓋製作多有而今不
能復多得，絕得二云

八千八水歸新亦七十四橋為六街，海口波平吞
淺船沙頭草軟受遊鞋，花顏柳態令人艷，魚膾蟹
螯開酒懷莫道揚州留一夢，此閒何恨骨長埋

六街三市起芳塵，路柳墻花一夕新，此境于今猶
入夢時追七十四橋風

詩佛寄如亭一絕云
八千八水歸新瀉，七十四橋成六街，這箇如亭得
意句雄渾可見寫胸懷

松嵐鈴木氏新尔雜詠鈔一云

燈光万點沸，歡聲月上滿。街箫鼓鳴，歌舞夜深猶不散。婆娑弄影，向場行。

地宜柳皆高大，沿渠駢影舟往。其閒殆為汴河之想，千枝罩春夜之烟，万條遮夏晚之月。暖景凉光，最可於人。半山毛利氏有詩云：

七十四橋潮往還，佳期恰及艷陽天。多情垂柳多情水，水送船來柳繫船。

修眉展黛，細腰逞態，惹財主之惠風，霑嬌客之恩露。長袖拂影，嫩手攀枝，地宜柳柳互妓。山民沼口氏有詩

云

一川分作幾灣流，無水無時載妓舟。八百八孀何所是，柳濛七十二橋頭。

予亦有一絕云

酒戰樓々無不酣，柳枝遮舫影相參。柳猶堪數橋堪數，數到裴釵數不堪。

鐘樓在古坊，東摩沙那巷。創於貞享四年，詎今凡百七十五年。克庵高橋氏詩云

寶爐猶煖，裊雲重翡翠帳中。鸞睡濃一枕驚回，合歡夢摩沙那巷五更鐘。

三獻亭

白山祠西有酒肆曰三獻亭聞當初土人買醉例擲三文錢去因曰三文酒值之賤可以考古也今則妓送客多就亭開離筵因改之作獻云想其奉杯不復獻笑啼粧愁媚使客不勝憇々之情繡被復煖錦囊終寒勇於割愛者雖有寡焉

聞一少妓送客歸啼泣不已或解之曰異鄉之客一別万里山河長隔泣何及妓曰褫未盡猶遣他穿一好衣去豈不遺憾乎非哀別也

一日予被藍山氏誘而遊焉亭臨信濃川弥彦角田

二峰隔水相照使人超然神逝舟破雲出鳥掠波起亭主乞詩賦此贈之詩云

羅綺餞盃三獻亭鶯歌一疊愕沙鷗水光注檻山光翠知與行人洗別愁

毘沙門島

其實洲非島也有毘沙門堂因名焉閱古地圖無有此洲蓋泥沙漸積成之今猶水界其西歲月之久家漸構田稍墾娼婦從聚今為一行祭場二酒樓連軒一曰鹽松一曰金栴東帶信川北面于海宿檣可數風帆上欄眺望甚佳聞鴈翁亦嘗滯游迹探其詩絕

無而絕得二句蓋詠此樓之景也句云

坐看天末鳥臥送晚歸船

樓前有蓮蕩起亭于其中客追花候聘妓開宴自遠望之真展采蓮之圖亭即為舟風連清香送佳人嬌聲硯齋大倉氏有詩云

幾隊蛾眉趁早晨蓮香蕩裏粉香新分明欲認認難得人也是花花也人

予同藍山飲鹽松樓錦雲爛熳潤香襟簾杯間得二一十八字書贈主人主人極有雅致嘗住江戶廿年能識文人乃話都下昔日光景大盡歡詩云

湖蓮開遍錦雲堆晚雨來時涼靄籠手揭湘簾放不得潤香吹盡曲欄風

日和山

非山也丘已坊北一小丘突起設磴上下頂絕容十數人三面施闌一面豎椽管人更番登椽把千里鏡探張商悅舶有号認其為誰報之其館所館人即走舟迎之館大小通七十八戶丘之為狀西望佐渡島翠色可掬東則羽州之山隱約上掌烟波渺茫帆影明滅快豁魂走去海可一里其間曠野茫漠沙丘相傾松林點綴顧南則弥彦山拔信濃川來佳景如画

矣友竹齋三浦氏有詩云

雨罷潮頭綠似苔，日和阜上晚晴開。妍脂妹粉催粧急，報道号帆入港來。

和齋白井氏一絕云

千帆相逐聚沙灣，鷗破晴烟去復還。佐島羽州渾若畫，風光第一日和山。

其西有茶毘所，予登此適見人影中，張朱繖，問之傍人，言喪家火尸，僧來誦經也。知佳人亦化灰，使人起粉觸腰之感。其東北臨海，置衙檢賈舶出入，謂之水戶番所。地宜林檎，翠塢小田島氏有詩云

林檎此地使郎延，不啻娘妍果亦妍。想像冶粧微醉態，臙脂潮臉露娟々。

寄居村住時寄居氏住所

寺坊之西有村，曰寄居。農人開圃種四時之蔬，每朝搬來入市。圃之北松樹為林，外面幽邃似無人之境。而酒店住于林中，曰行形亭。搭起數榭，待游客。客携妓至，松韻和絲聲，空翠滴紅衣。此度舞曲，彼戰豁拳。復堂鈴木氏有一律，其二句云

松杉影暗狐王頂，絲管聲喧六合庵。庵今沒

亭後得丘安穀神祠，春夏之交割烹家就祠之側起。

棚青帘招客

新方富魚蝦固可知而春鯉秋鮓此為最大魚獨之
鰻鱧但得之信川者味極美而得極少屠肆所賣槩
自奧州至所謂客魚味乏值貴入冬八眼鱧出值甚
賤略堪為下物酒自羽州大山來者為善始不讓上
國之佳釀復堂有詩云

捨港大山新釀船遊人趁早試金船杯知不七十
二橋上買斷春風是此船

客窗遇重九予亦買一斗樽自壽適茗山三禪皆至
予喜可知矣傾盃談舊茗山念句云秋思濃時吟思

動三禪賡歌曰大山傾處玉山頽盡歡而別

漁

鯉魚為第一魚鮓魚次之鮓中秋至冬鯉中春及夏
東風始暖堅冰既泮漁人築沙作壁苫覆其上左右
開門聚居于其中爰炊爰寢規鯉之來海面鷗聚而
起望鳥知伏事與兵同漁長麾衆速走舟行下網距
岸數里圍繞而回鯉陷死地不能脫也左右戮力挽
網或偏舟復走建橈表識之右偏則分左助之左偏
則分右助之網正而倒橈當下坊間貧人不論男女
爭出助力皆赤身禪絕遮腰下聞助力者不唯受其

直網中之魚除鯧魚外分取為賞錢云漁時觀者麩
至於酒肆就濱起棚風帘飄雲芳烟走海嬌客拉
髮釵來笑語紛劇綺羅成叢地轉沙漠境開佳麗網
漸近醉客亦出助牽網有囊所謂九罟漁者蹈浪叫
喚毆鯧於囊中既挽畢鯧如塵而所得之利一網千
金漁人凱歌觀者撤筵

一日劍客佐々木某推開稠人迫觀惶忙中漁夫
誤撞之某大怒徑把夫踢翻狠拳亂打衆畏不敢
聲一士人前進代他謝罪某顧言汝挾喙無敵視
我乎比試賭勝負士欠身再三推辭夫得空抽身

逃去某益暴跳不肯容士知難推言拙伎不足取
對請一試辱教拈木刀進某叱言與汝併命不又
何用愧一愧拔劍來擊士急跳身閃過走劍迎取
搦戰一會某漸々刀亂招架不住士喝一聲槍入
砍倒觀者為快喝采動海是土人口碑所存或言
事在慶長年間今不能詳之古記錄所載佐々木
氏号馬寮軒不知何許人士人荒木氏称主水羽
州山形人後自京師送書於宮川齊藤二氏云
鯧魚初上漁舟爭先而客載妓來鱗方跳網銀早迸
囊鱗銀交易為膾為羹各口一味莫不叫傑驚波濺

妓衣漁人口中竊言汝豪客無非下這風味鈎他一
嬌笑夢同人也彼如是而我如是彼皆醉我獨醒安
知他日不葬於江魚腹中我生意亦苦却見詩人弄
筆賦漁家樂境果然使汝披漁簑何如堪苦我只在
八千八水上度活未試八百八孀風味况那聲妓奈
得下筋嗚呼尚志堂味方詠孀一絕云
姊妹如雲香粉新橋邊柳所趁芳春翠眉不画姿
粧淡別有多情孀婦人

驛道中央東折航信濃川抵沼垂驛海嶠青木渡頭

口占云

溪流合派信山來傾瀉海門裏万雷多少商帆開
如織一帆總落一帆開

法座

鷲家說法聽者羣集如恒河沙亦足以觀新尔繁
昌因錄非毀佛也非謗鄉也讀者知

本邦佛法之盛數宗分派諸方施化而越多奉淨
土新宗其專信之俗猶如僧朝夕頂禮南牟之聲
比隣相和按越人溫柔敦厚易勸善也但譽之溫
厚毀之愚痴禮曰溫柔敦厚其敝也愚越亦然或
曰然則越無一人知者耶予曰嗚呼是何言我只

新戶富集
不過言其故，凡事之故何獨佛法莊周所謂以仁義竊天下，以詩禮葬墳墓，儒故亦大矣，可憐今之儒以詩文竊名，我恐來世之報牛馬難望，絕受小虫之苦，而極樂往生不能夢見也。

新斥佛刹凡二十八，新宗居其半，住持教化之外，客僧月至，化度檀家，上座說法，因謂之法座，其說曰：下有十八地獄，上有三十六天堂，地獄者閻摩大王所治，天堂者阿彌陀佛所住，佛之本願欲教眾生超昇於天上，而受諸快樂，乃今眾生羨願信心，唱佛名，必得極樂往生，或作惡業，亦立消滅，執

持名号足矣，神不足敬也，鬼不足畏也，祖先在天之靈亦不足祭也，我如是聞，至其深理，未知何如也。

客僧上座，警咳一聲，說起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土，有世界名曰極樂，樓閣以金銀琉璃頗梨瑪瑙合成，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蓮華大如車輪，晝夜雨曼陀羅華，雜色之鳥，迦陵頻伽等妙音相，宜彌陀之本願，欲使慾界眾生皆生此國，而吃百味之飯食，受万劫之快樂，以故眾生羨願，一心不乱，專念佛名，及命終之時，彌陀佛必來迎，雖然，諺所謂地獄沙汰

亦是金天堂亦無使用乎且其過十萬億土房錢亦
不貨譬今欲遊遠方不帶盤纏何以得至須慮之於
生前快捐金錢預種夙緣佛亦不能度無緣眾生欠
因緣受快樂理所無也譬之人遊新斥陂不破重
貨奈得快樂雖淨土異於穢土理則一樣汝善男女
須解此道理計之於未死身既茶毘何如得帶錢經
曰念佛念法念僧是為三歸依送我金錢即奉佛也
千万男女南無一口箇々拋錢婆々泣下

世知下總有莊五郎而不知越亦有莊五郎惜其

湮滅贅記事見太平

涌井氏名英敏字某初稱藤四郎後更莊五郎其先
越前士族避亂於佐渡寶永年間其孫某移越後為
民住新斥賣兵器開布舖其四世之孫曰英信生英
敏英敏性直氣豪以信交友輕財周貧衆推長者天
明壬寅州主課民出金其數若干兩分為二俟來歲
納其一而翌年天下凶歉賈舶不至米價翔踊資財
不通民窮不能辦措池文右衛門者刻薄掌坊政其
屬並殘忍督促不少貸英敏憤而恤之密與衆謀欲
告訴延期坊吏察知誣英敏以朋黨之罪衙尹石垣
佐野二氏常與坊吏通關節便捉英敏下獄於是鄉

勇奮起各操器械結隊殺進蓋欲奪英敏且仇於所
怨也坊吏惶恐報知其由二尹急率兵丁來防而鄉
勇權太郎三四郎善七等號勇善戰衙兵抵當不得
紛靡四散猛聽炮聲數羨石垣氏躍馬突出眾辟易
欲逃有黑裝束者麾眾叫聲空炮不足畏也舞劍取
石垣氏石垣氏戰不敵回馬便走佐野氏在後隊令
言虛炮不為用速下鈴子炮獲羨權太善七並立斃
黑裝人令眾架屋擲薪木此地所用薪如雨不能復
裝炮衙兵遂敗眾捉池氏打殺危死毀仇家九十數
戶實八月廿六夜也天明鄉勇潛迹衙兵委頓不能

檢索入夜鄉勇復起石垣氏出黑裝人迎戰石垣氏
殆危其僕幸藏自背後來救黑裝人顧叱一刀砍翻
石垣氏總得脫眾擒佐野氏將殺之黑裝人令鞭放
之蓋慮後之何如也石垣氏急放英敏使之勸解眾
怒又贍米又散錢事達本城城主大驚火速令某將
兵來征而鄉勇既散乃糾治犯罪英敏擔當以身代
眾須藤規方坐規方稱佐次兵衛罪歸二人遂辯本
城收獄黑裝人亦被逮其人姓五賀氏稱野右衛門
終身於獄云翌年甲辰以某月日首犯服刑二人從
容就死並有絕命詞石垣佐野二氏奪職出家坊吏

某等並譴逐嗚呼殺身成仁英敏者可謂仁而傑者也

錄翹楚

隋園云天生人最多生美人最難信哉斯言思夫美人之為美不止面貌之好身材均調姿態嬌媚舉體不可選而美始可稱也夫然矣美人難遇猶如鳳凰不可得而見與得見孔雀斯可然則雖眉不如蛾首如螭手如美而亦足雖髮不如雲眸如星腰如柳而亦足且人各有所好以我所愛不得強人以汝所憐不能動我自非子都無可選孰復

見姣雖遊三都妓院果見姣則未矣况此地焉望之雖然蛾眉不無也螭首亦有之星眸不無也美手亦有之且也娼妓陪筵善歌曲則亦足不必主姿色也略錄所聞見告之於四方豪客庶幾其來游而擲資於其所愛但一見難了况所聞安得審之且所告之人亦或倭於其所好果知寶視燕石而遺脫趙璧請宜更閱土人花案也

錄時居士閣筆大哭嗟夫我擲千金可羅致百爾翹楚而一々品隲而客囊索然爭奈得之又大哭窮措大老矣或懷萬金亦奈得其然李商隱嘗言

必不來把捧呼狗窮措大喚妓女又言不相稱老翁入娼家之二者我兼有之抑可嘆哉或難之曰錄色告人無傷於道乎予曰然矣雖然一張一弛者文武之道語不云乎樂而不淫青樓則公道賣色世人弛情取樂之地擁資者何不來游以取樂笠翁言素富貴行乎富貴人處得為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娛是素富貴而行乎貧賤矣予乃欲使富豪履其道而免錢奴之謗蓋亦一道我豈不義而示之乎

某戒予曰儒說女事固不雅況品妓女不如無筆

也予應之曰子則知今儒已詩開卷曰淑女且孔子不削鄭衛書亦開卷曰釐降二女易亦初而曰牝馬曰求婚媾儒說女事何不雅且漢之游女蓋妓見金夫不有躬亦恐妓雖我不儒亦苟學道者書之何難忍熱著頭巾我所不取也某曰諾於是乎記

阿芳池田碩人傾美而艷嬌豪擅場風流排陣

阿登和亭姿眉清麗天資溫柔置人於春風中

阿今亭妙齡善舞眉目如画予贈以一絕云玉葉

吹香別占春桃李畢竟眼邊塵三千粉黛

渾如洗羅綺叢中第一人

阿八重亭會津鶯聲過雲蝶舞生春画美人得魂跳出

阿百亭會津艷豐秀麗牡丹凝露知使君王帶笑看

阿市梯亭年甫十一星眸挑靨輕妙度舞所謂寶貝

阿代亭會津亦未破瓜眼凝秋水眉画春山舞曲並巧

千代梅亭藤田美音妙彈善度常盤津曲

阿秀亭木葉姝色纖妍風度超群

阿芳物瀨戶濯々春柳香烟薰月

阿志女敦賀粧妍靚雅嬌舞生花

阿末亭會津舉止閑都品格貴嬌芙蓉出水

阿千代鹽亭海棠方醉宜把燭照

阿安亭小燕舞蹈輕便揚花因風

阿北茶亭風情綽約善按舞曲

阿銀亭會津手逞三絲之操慙不愧嬌之一字

阿稔梅亭梅花獻笑鶯喉轉玉

阿薦亭田卷清瘦怯風瞳人點漆

阿市亭遠藤姿眉娉婷光彩動人

阿琴亭上村蘭身蕙才風流自命

阿雛亭加賀茶蘼携餘春猶令蜂蝶顛

阿代亭當銀善按舞善撥笛才賽姿色

阿繁監亭綽態柔情漁陽三過壓倒一場

阿鹿金澤亭傾身玉立風情綽約

阿虎加賀亭輕盈妍好善度歌曲

阿連佐渡亭天然韶秀顧影自憐

阿半勝見亭艷冶嫵娟顧盼自喜

阿傳加々亭口訥手敏唱則雲留彈則魚驚

錄文藻

有其實而其名漸豈不可惜乎今錄所得示之於世如柳灣竹沙菱湖則世既知為新斥人因略北海穆翁仲勉世既遠則并錄光其鄉云

北海片山氏名猷字孝秩家世農至北海始好學年甫十八游京師為儒家屢空至性事父寓大坂游事於岸和田侯受其廩給寬政二年卒年六十八

穆翁五十嵐氏名俊明字方德一號孤峯敏達好學少入京以詩稱畫名殊躁既歸鄉寶曆中越大飢傾資贍貧天明元年沒壽八十二

片原名元誠字仲勉穆翁子從父學畫別出機杼適京師名動輦轂下歸鄉死天明甲辰十一月也二十九三男長曰主膳即竹沙也

克明田中氏儒今不詳

侃齋石川氏名、輅字、公乘俗稱龍助、予誌其墓、
樵堂侃齋男名、某字、某稱、佐太郎、善畫、殊巧、花鳥、兼
善書、先父卒、

洲尾岩田氏名、恕卿字、忠治、未弱冠、游信州松本城、
寓龍田梅齋家、遂出江都入古賀氏之門、學業大進、
某歲再來、松本城將西游、既發、途嬰病、反松本而沒、
文化十三年八月也、年卅五、

藤田氏名、鼎字、某行迹不詳、有荆山集、今抄一詩云、
一簑驟雨濕青苔、窓扇推時夜色催、螢火似憐燈
火、細流光點々照書來、

龜井氏名、津平、精算術、聚徒教授、後從百川氏、某受
訣、乘除之法、比世所用、極簡、新斥商賈、至今皆用其
法、稱龜井算、

三村氏稱雄之助、好學、能詩、

白井氏名、華陽、能畫、著畫乘要略、

王木氏名、勝良、稱彦兵衛、好國學、善歌、

叙興雲住持、善尊寺、善書、菱湖初從師學、

叙活湛住、宗現寺、得拈花之宗旨、鄉人歸依、

叙鉄龍興雲、弟子嗣、衣鉢、能畫、山水、

叙不退院新宗、精其學、鄉人尊崇、

力士鷺濱漁家子適江戶為谷風身子後更名玉垣
鑑亭北村氏善俳諧

鷺洲長野氏又号江西善俳句
白井氏直道予誌其墓

江口氏号善平好文雅築別館待客文墨之士來游
者莫不投焉

當初他擁資者槩好文愛客今則受擅那之称者無
解一丁字者抑可憐矣

井上氏称仙右衛門号白仙予誌其兆

錄孝

仁者人也人之為人之道必始于孝可資以事兄
可資以仕君可資以交友禮義忠信皆由孝成而
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智亦以孝為始乃孝而
子可稱子人可稱人故曰子者男子美称細論之
則莫違禮而孝不失敬而孝唯病之憂而孝知色
之難而孝仕士之孝戰沒不顧處士之孝身體唯
全當事争觀色諫孝道之大士君子猶苦難行匹
夫之孝其可不敬乎是以官賞賜旌其閭閻得
之而光鄉得之而光國得之而光今錄之光新在
云

工人市郎兵衛早，父母善事，祖母寬延三年

官賜銀二枚

盲人清一至性養父，延享元年賞銀五挺

寡婦阿豐善養舅姑，寶曆六年褒銀十枚

寡婦阿曾與善事，舅寶曆五年賜粟汁苞

處女阿野登住，江戶以孝聞，賞錢若干緡

善助初仕町田氏，後町田氏老且病，移養之於家，延

享元年賜銀五挺

傘工長九郎以孝聞，天保甲巳賞銀五餅，給俸一口

松浦氏久藏事母至孝，弘化丙午褒銀五枚

漁人勢太郎善事父母及祖父，弘化丁未賞銀三挺

菜丁由之助至性養母，弘化戊申褒銀三餅

三國屋音藏孝于母，忠于主人，賞賜銀五枚，給俸一

口，實安政己未春二月也，予適在新戶，賦此贈之，詩

云

白首窮經竟堪耻，黃金買爵柝何榮，一人忠孝万

人悅，不童朝家錄姓名

夫海不遠，而舟楫之利，足以通天下之
 舟楫之利，足以通天下之舟楫之利，足以
 通天下之舟楫之利，足以通天下之舟楫
 之利，足以通天下之舟楫之利，足以通
 天下之舟楫之利，足以通天下之舟楫之
 利，足以通天下之舟楫之利，足以通天下
 之舟楫之利，足以通天下之舟楫之利，



附錄

吟舟樓記

一國之漕牛馬之任以代舟船之力至天下之運海
 外之交則自非舟楫不能通也易云木道行舟之利
 亦大也哉越之新休者北海之最大口也聞八千八
 水合流走海乃數百里間人之往還物之運輸皆舟
 之依而天下之漕集焉海外商帆亦足以接是所以
 其地萃而劇其人豪而雅騷客游跡與船輻湊亦文
 墨一大馬頭也鈴木兄復堂青年善詩其家乎港入
 則望船以吟出則坐舟以吟風帆沙鳥柳烟芦雨莫

不拈取入篇况乎春而賞花舟窮桃源之芳秋而玩月船追赤壁之光采蓮之棹搖紅雲探梅之航破堅冰棹涼灣消夏日繫寒江釣雪天觸境叙情遇景遣興和款乃之聲合呬啞之響其韻出於天可知矣然則舟之於雅人為助亦大不啻漕輸之利也書為記

江口氏稻荷祠記

天地之間何為最貴莫貴於穀粟矣穀不登則民餒民餒則帝王不能保國家鬼神不得享祭祀是以朝廷最重嘗祭之禮而我邦古來奉宇伽氏為穀神與漢土奉后稷配穀神同彼方古禮非有國者不得

祠之蓋此方亦同之而今則士庶得置之城邑市坊莫不有祠漢土亦然詩集中社日光景可以證矣因思其不使之奉之者以穀之重也其使之祠之者亦以穀之貴也禮有古今之變而所貴重之意則同焉夫既祠之宜虔潔齊敬盡誠意也誠而神感神感而穀豐穀豐而民不安者未之有也故曰富歲子弟多賴旦夫貧人遇飢可依人免富家則又親族又僮僕又所識窮乏者皆繫焉不唯此已贍救之處設亦復百方歲之凶歉富人比乎貧人尤艱矣是豪族所以不可不虔潔盡誠而禱豐饗也越之江口氏者新斥

港之豪族也。宅中城若干地，建稻荷祠，壇壝頗華數松樹以庇祠宇，淨手水石籠燈等具備，儼然一最祠也。每歲以其月日為祭日，土人拜實傾坊，蓋以其祠古而華而靈也。嗚呼！江口氏免尤艱，實穀神焉，依可不虔潔盡誠也哉！庶幾子孫万世永不怠於奉祀，君囑予記之。

白僊翁墓誌銘

世有守万金而視一錢如命者，有資十金而視万金如芥者。夫賤也者，通融之物，守之不通，即貧人耳。運之能通，雖不富人，可謂福人也。思處賤之道，非茲視

者不能運之。然徒茲視而無才，亦安得終始之。翁姓井上，稱仙右衛門，白僊，其号越之新井人也。其先自白崎村移，因又氏白崎。翁性豪，有才能，運財任俠，廣交，緩急赴義，意所適，茲視擲金，雖不好學，極敬文人，雖不能謳，甚愛歌者，雖不多飲，能接醉客，解盃中之趣，曉宮羽之調，辨翰墨之韻，凡遇善一藝者，必寵待之，甚好江都之風，與動徑買，乘往狎大妓，暱名優，察其風致時樣，或拉声妓，幫客而歸，其業綃帛織文，染色取之於都，以出新奇，使人爭趨時樣，抑新斥者，我大馬頭也。妓樓之盛，色藝並選，雖然地屬僻陬，前此

未能免邊腔野糝。今則綺羅更新，脂粉全都，雜曲之備。至有善弄笙者，奉翁之賜也。且祭時山棚彩燈之式，皆傲都競。佳麗亦出於翁之指麾。其若是矣。負債亦大數，破家產，然通融之廣，且配大塚氏賢而有才。以故翁卒，得終始之，以老豈可不謂福人。與壽七十五病沒，實安政戊午六月朔也。葬新斥正福寺。是歲秋予游茲土，衆說翁行迹，稱揚極口。既而翁孫憲之來質文，予謂之曰：學士教鄉，死則祠之，祖君有功於鄉，雖事殊異，祠亦可。蓋碑憲之曰：固所願也。祖母先沒，葬善導寺，廢幾樹，碑祔之。予乃誌所聞，係以銘銘。

曰

用石代祠行實爰鐫非諛墓也口碑所傳

侃齋先生墓誌銘

古來以書畫名世者，其人必高雅寡慾，否則筆雖巧，韻自卑，名躁於生時，不能芳諸死後也。先生姓石川氏，諱元輅，字公乘，俗稱龍助。越之新斥人。侃齋其號。又号二橋外史。既老，稱信天翁。顏其堂曰老香家。世衙吏先生自幼好文墨，稍長，仰唐宋古画，玩元明筆迹，專心攻焉。其厭吏務，夙有四方之志。既弱冠，游京師，探古迹，訪文人，寓大坂，與木村氏遜齋交好。遂西

窮長崎東出江戶而歸會鵬齋雲泉二翁游新庄乃
問文於鵬翁質畫於雲翁於是文益進畫益巧最善
山水人物名震四方乞畫者履日盈門性資高尚清
雅寡慾不問酬謝何如渲染鄭重以應與世之售伎
者照金帛輕重其筆異焉以故墨韻蕭灑使觀者想
像其人不已天保十一年庚子冬十一月廿六日卒
得壽七十有七葬新庄光林寺先兆配某氏先卒一
男三女長女適士人飯田氏二女皆夭男通稱佐太
郎号樵堂别号拙庵天賦能肖亦善畫殊巧花鳥學
書於菱湖老人書名亦躁所恨天假戈不假年絕壯

先沒無子衆惋惜焉孫飯田三助好武住江戶外族
重助奉石川氏祭今者磨貞石圖不朽令予銘且筆
予江戶靜軒居士也銘曰

死既久而尚仰墨迹久而韻益新志不高則何以
得之芳名不朽一石千春

白井翁墓誌銘

古人言讀万卷之書為万里之行行之所主在名山
大川而山不能充食川不得代衣乃天生其人代山
川而衣食之以易其行否則貧士何以得舉遊履越
之後州極富山水文人往遊所在有其人使之免飢

寒蓋真君宰之也翁姓白井氏諱直道字方行父稱善十郎母某氏世住新戶翁襟量快活邑音裏大守儉營業執直立世不諛於貴不驕於賤好讀論語能書甚詳筆法文人游新戶必訪之訪則舍之舍則饒衣食使其不羨長缺之嘆翁亦代山川其人是也聞與美湖交好互執所見爭論書法論罷笑莫逆心京師海屋亦嘗寓羊年今尚不絕問云安政丙辰嬰病以其七月廿日沒葬新戶勝樂寺先兆壽六十九初伯兄某号舉陽善画游京不歸以故翁為家督無子養姪時中為嗣時中好學能詩今乃磨珉石圖不朽

屬銘於予銘曰

守儉不墜祖業好學殊尊魯論鄉人推稱長者珉石亘表墓門

旭臺記

天有晝夜年有寒暑世焉得無治乱理所然也而騷乱之時人能堪苦而守儉太平之日人自取佚而趨奢亦勢所然也嗚呼奢侈之極孰免危凶是以經傳所說勸節儉戒奢侈制治於未乱謀安於未危今也太平之久舉世莫不趨於奢雖然都鄙之別從自異焉山野之俗較之乎都會之地質朴猶存儉可知矣

朴而儉我必知其不至於危亡也越之新斥亦一都會也聞前此正德年中先封長岡侯拔其等三十餘人為坊吏管商舶之稅而新斥之俗一年奢一年其等慮奢侈之極子孫失業相與謀之欲開一間地避奢侈之薰請之于官其地西距坊若干步藪澤水古草木烟昏所謂狐兔龍蛇之窟人罕過者嘉永四年八月官準其請於是某等戮力刻之夷之歷月竣功同寮漸次移住焉名曰朝日村以戶皆東向也又稱旭臺以地脉高燥也有丘眺望濶達西北負海東南面山指點奧羽之雲於風帆之外呼吸佐島之烟

干沙鷗之上信濃川一道曲折挽練奔注海門弥亥角田二峰屹立隔水挿翠于空真一幅活圖畫也其既若是不止消奢侈之薰玩圖畫之景以暢其懷則其等處置可謂至矣豈不謀安於未危乎小嶋氏既記其由更囑文乎予乃照記筆其大略庶幾後之為子孫者奉祖先之意而儉以保業

有君舍記

有君者何天下不可無君也家不可無主也心不可無主君也天下無君則庶民爭家無主則生產墜心無主則耳目馳故曰主忠信曰誠意正心心為之帥

而耳目從之苟無主目注非禮耳傾非禮外馳內失
身何以脩家之與天下何以治天下者大也人身者
小也雖有大小之別理則一焉其然矣故君心失主
而世生亂民心有君而家見治乃身雖貴心無主則
小人身雖賤心有君則君子聖人之教人不過欲使
其為君子是以魯論中比之舉其別喻焉學者不可
不察也風間竹人敏悟強記目之所觸背誦不失耳
之所經牢記不忘予或恐耳目之敏奪心之君今因
其乞額字記此贈之詩曰綠竹猗猗有匪君子我欲
使竹人為君子也或難曰武公者有國之君也望之

於竹人不失倫乎予曰否身雖賤心有君則無害為
君子庶使竹人擔猗猗詠

無事記

山水之勝可以暢思朋友之會可以盡歡禽鳥之韻
草木之香琴棋書畫各可以慰情於其所好乃今欲
芒鞋藤杖携行厨而窮登臨之興有事我不能出恨
何如哉欲綠醅紅鬻排華筵而極古今之談有事客
不得坐恨何如哉倚花陰聽鳥聲將拈筆寫懷理琴
徽敲碁子將破閑消日展書掛画將供清玩並被事
妨惡何如哉朝庭有事宰臣竭慮有司奔命不得不

憂及民庶鄉黨有事勸解遺問言煩眉蹙家內有事
咄嗟奔措身悴氣索事之害人豈不大乎則無事之
善又為貴又為妙古語云無事是貴人誠不誣也夫
既無事矣可暢思於登臨可盡歡於朋友于花于鳥
于琴碁于書画皆得以慰情焉天下及家內無事無
憂而神王矣神王而壽命可延也子孫可滋也家道
可裕也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然則忠亦無為善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民無得而名然則名亦無
為妙莊子曰聖人無功然則功亦無為貴獨為不善
者不過窮措大無錢耳藤井氏扁其茶室曰無事屬

予記然予即窮措大不止無錢腹中無書牽強書之
贈但無事之善文無巧亦不甚慚也

時雨園記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草木
之生得雨而育人之蒙得教而發但播種封植人力
不至則雨久用審問慎思工夫不致則教久功今夫
百穀既播得雨而苗抽以至秀實皆雨之功用也然
而情農失候得雨亦不能使其苗碩乃不如萁稗也
人之怠乎學猶如農失候學而不成亦不如萁稗也
故曰苗而不秀者有夫秀而不實者有夫孔子深嘆

之雨之於苗固不可欠也然不時之則腐教之道亦然矣故曰再三瀆是不可不察焉也國手意伯君之先子曰圓應從小島壽伯氏學外科遂涉內科學成名門曰三和其意不囿於一偏也扁曰時雨園蓋欲雨之教時之而使身子不急於學也子孫相承至今意伯君君奉祖先之意孜孜不怠於學循々教授生徒我果知其壽民猶雨之育草木於是乎記

先進樓記

野人入市都人指笑曰形貌何野言語何訥舉止何質而心之正實氣之剛毅志之堅固則遠不能及也

越之新什亦一都會也奢靡為風游惰為心飲食誇羨衣服照華是以雖有文雅者不過製詩賦玩書画至攻經籍則其人總可教矣是宜尊然眾譏笑野人視之何其然乎蓋宜矣土俗唯賤是貴雖人不知丁字家道暴旺則眾推奉呼檀那不問犂牛之子也寺井韞德雖好讀書貧不能講書因為書賈所儲經傳我先讀而賣之乎人雖所營之利微而所讀之益大夫其如此形貌舉止殆似野人不屑眾之譏笑會同志之友課日講經續不廢者今既過十年乃會者則不過前所謂可教其人耳予謂之曰當初先進北海

先生生長茲土蓋亦似野人然終以儒名于世然則
履先生之跡而成名者非斯數野人而誰度幾其切
磋勉勵更攻業韞德請額字因併為之記予亦野人
寓新休羊年入野人之夥而受野人之笑是所以言
之

天工堂記

人之生世有貴賤貧富之等而其出乎天也一焉是
以王公觀其為一而安乎貴則其職可盡也庶民觀
其為一而安乎賤則其職可盡也孟軻氏曰不共天
職王公亦職人爾邦俗獨呼工謂職人稱謂之習其

新刊富源所金

大正十一年五月

36
1013
3093
3101